

# 元代历史演义全书

(民国)蔡东藩 著

# 第一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

“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”，无论古今中外，统是这般见解，这般称呼。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。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，帝有五，王有三，历秦、汉、晋、南北朝及隋、唐、五季、南北宋，虽未尝一姓，毕竟是汉族相传，改姓不改族。其间或有戎狄蛮貊，入寇中原，然亦忽盛忽衰，自来自去，如獯鬻，如玁狁，如匈奴，不过侵略朔方，没有什么猖獗。后来五胡契丹、女真铁骑南来，横行腹地，好算得威焰熏天，无人敢当，但终不能统一中国；几疑天限南北，地判华夷，中原全境，只有汉族可为君长，他族不能膺入的。谁知南宋告终，崖山尽覆，赵氏一块肉，淹入贝宫，赤胆忠心的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，或溺死，或被杀，荡荡中原，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，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！有的说是天命，有的说是人事，小子也莫名其妙，只好就史论史，把蒙古兴亡的事实，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。诸君细阅一周，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！

且说蒙古源流，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，向居中国北方，打猎为生，自成部落。嗣后与邻部构衅，屡战屡败，弄到全军覆没，只剩了男女数人逃入山中。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，层峦叠嶂，高可矗天，惟一径可通出入，中有平地一大方，土壤肥美，水草茂盛。男女数人，遂借此居住，自相配偶，不到几年，生了好几个男女。有一男子名叫乞颜，生得膂力过人，所有毒虫猛兽遇着他，无不应手立毙。他的后裔，独称繁盛。土人叫他作乞要特，“乞要”即“乞颜”的变音，“特”字便是统类的意义。种类既多，转嫌地狭，苦于旧径芜塞，日思开辟。为出山计，辗转觅得铁矿，洞穴深邃，大众伐木爇炭，篝火穴中，又宰了七十二牛，剖革为筒，吹风助火，渐渐的铁石尽熔。前此羊肠曲径，坍的坍，塌的塌，忽变作康庄大道，因此衢路遂辟。

数十传后，出了一个朵奔巴延，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牧。一日到了不儿罕山，但见丛林夹道，古木参天，隐隐将大山笼住。都蛙锁豁儿向朵奔巴延道：“兄弟！你看前面的大山，比咱们居住地，好歹如何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山好得多哩。咱们趁着闲暇，去逛一会子何如？”都蛙锁豁儿称善。遂携手同行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。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，不得已援着木，扳着藤，猿升而上，费了好些气力，竟至山巅。兄弟两人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，小坐片刻。四面瞭望，烟云缭绕，岫屿回环，仿佛别有天地。俯视有两河萦带，支流错杂，映着那山林景色，倍觉鲜妍。

朵奔巴延看了许久，忽跃起道：“阿哥！这座大山的形势，好得很！好得很！咱们

不如迁居此地，请阿哥酌夺！”说了数语，未闻回答，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，复叫了数声哥哥，方闻得一语道：“你不要忙！待我看明再说！”

朵奔巴延道：“看什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行人不行人，管他做甚！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那行人里面，有一个好女儿！”朵奔巴延不待说毕，便说道：“哥哥痴了！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我已有妻，那女儿若未曾嫁人，我去与她说亲，配你可好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，如何辨别妍媸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你自去看明！”朵奔巴延少年好色，闻着有美女子，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。

看官到此，未免有一疑问，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，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？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，能望至数里以外，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。他能见人所未见，所以命弟探验真实，自己亦慢步下来。

那时朵奔巴延，一口气跑到山下，果见前面来了一丛百姓，内有一辆黑车，坐着一位齐齐整整、袅袅婷婷的美人儿。不由得瞅了几眼，那美人似已觉着，也睁着秋波，对朵奔巴延睨了一睨，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。等到美人已近面前，他尚目不转睛一味地痴望。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，方扭身转看，击掌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。他也不遑细问，复转身去看着美人，但听得背后朗声道：“你敢是痴么！何不问她来历？”朵奔巴延经这一语，方把痴迷提醒，忙向前问道：“你们这等人，从哪里来？”有一老者答道：“我等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。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年轻女子，是你何人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是我外孙女儿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名巴儿忽歹篋儿干，只生一个女儿，名巴儿忽真豁呵，嫁与豁里秃巴敦的官人。”朵奔巴延听了这语，不觉长叹道：“晦气！晦气！”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事不成，咱们回去罢！”

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听得未曾清楚，为何便说成不成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他说的名字，什么巴儿豁儿，我恰记不得许多，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瞎说！他说的是他女儿，并不是他外孙女儿！”朵奔巴延想了一想，才觉兄言果确，便道：“阿哥耳目聪明，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。”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，与老者行了礼，问明底细，方知美人名字，叫作阿兰郭斡。且由老者详述来历。因豁里秃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物，所以投奔至此。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山已有主人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这山的主人，叫作晒赤伯颜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也罢，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？”老者答称尚未，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。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，去对那孙女儿说明。

这时候的朵奔巴延，眼睁睁望着美人儿，只望她立刻允许，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。寻由老者说了数语，那美人竟脸泛桃花，越觉娇艳，好一歇，方蒙这美人点首。朵奔巴延喜出望外，不待老者回报，急移步走至老者前，欲向老者行甥舅礼，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，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，心中还恨着阿哥。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，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，谒过老者，复订明迎婚日期，方分手告别。

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：“他既肯把孙女儿嫁我，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，恰还要捱延日子”。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是强盗，难道便抢劫不成！”朵奔巴延才噤口无言。

过了数天，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、豹皮二张、狐皮二张、鼠獭皮数张，装入车

中，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，率着车辆仆役，至不儿罕山迎婚。自昼至夕，已将美人儿迎回，对天行过夫妇礼，拥入房帟。这一夜的欢娱，不消细述。嗣后一索得男，再索复得男，长子取名布儿古纳特，次子取名伯古纳特。两儿尚未长成，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。

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，统是倔强得很，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。朵奔巴延气愤填胸，带着一妻二子，至兄墓前哭了一场，便往不儿罕山居住。昼逐牲犬，夜对妻孥，倒也快活自由。老天无意做人美，偏偏过了数年，朵奔巴延受感冒，竟尔卧床不起。临终时，与娇妻爱子诀了永别，又把那善后事宜嘱托那襟夫玛哈赞，一声长叹，奄然逝世了。

朵奔巴延既死，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，寂寂家居，免不得独坐神伤，唏嘘终日。幸亏玛哈赞体心着意，时常来往，所有家事一切，尽由他代为筹办，所以阿兰郭斡尚没有什么苦况，做日和尚撞日钟，也觉得破涕为笑了。

转瞬一年，阿兰郭斡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，俄而越胀越大，某夕，竟产下一男。说也奇怪，所生男子，尚未断乳，阿兰郭斡腹胀如故，又复产了一男。旁人议论纷纷，那阿兰郭斡毫不在意，以生以养，与从前夫在时无异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，膨胀十月，又举一男。临产时，祥光满室，觉有神异，乳儿啼声，亦异常人。阿兰郭斡很是欣慰，头生子名不衮哈搭吉，次生子名不固撒儿只，第三子名孛端察儿。蒙古人种目睛多作栗黄色，独孛端察儿灰色目睛，甫越周年，即举止不凡，所以阿兰郭斡格外钟爱。

独古纳特这两兄弟年已长成，背地里很不平，尝私语道：“我母无亲房兄弟，又无丈夫，为何生了这三个儿子？家内独有襟丈往来，莫不是他生的么？”说着时，被阿兰郭斡闻知，便叫二子一同入房密语道：“你等道我无夫生子，必与他人有私情么？哪里知道三个儿子，是从天所生的！我自你父亡后，并没有什么坏心，惟每夜有黄白色人，从天窗隙处进来，将我腹屡次摩挲，把他的光明，透入我腹，因此怀着了孕，连生三男。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，久后他们做了帝王，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！”



独古纳特兄弟见母感白光而孕

古纳特两兄弟彼此相觑，不出一词。阿兰郭斡复道：“你以为我捏谎么？我如不耐寡居，何妨再醮，乃作此暧昧情事！你若不信，试伺我数夕，自知真假！”古纳特兄弟应声而出。是夕，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，至黎明方出，于是古纳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来。

到了李端察儿已越十龄，阿兰郭斡烹羊羔，斗酒自劳，一面令五子列坐侍饮。酒半酣，便语五子道：“我已老了，不能与你等时常同饮，但你五人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，将来须要和睦度日，幸勿争闹！”语至此，顾着李端察儿道：“你去携五支箭来！”李端察儿奉命而往，不片刻即将五支箭呈奉。阿兰郭斡即命余子起立，教他各折一箭，五人应手而断。阿兰郭斡复令把五支箭竿，束在一处，更叫他们轮流折箭。五人按次轮着，统不能折。阿兰郭斡微笑道：“这就是单者易折，众则难摧的语意。”五子拱手听命。

又越数年，阿兰郭斡出外游玩，偶然受了风寒，遂致发寒发热。起初还可勉强支持，过了数日，已是困顿床褥，羸弱不堪。阿兰郭斡自知不起，叫五人齐至床侧，便道：“我也没有什么嘱咐，但折箭的事情，你等须要切记，不可忘怀！”言旋，瞑目而逝。

五子备办丧礼，将母尸敛葬毕。长子布儿古讷特，创议分析，把所有家资，作四股均派，只将李端察儿一人搁起，分毫不给。李端察儿道：“我也是母亲所生，如何四兄统有家产，我独向隅！”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你年尚少，没有分授家产的资格。家中有一匹秃尾马，给你就是！你的饮食，由我四家担任，何如？”李端察儿尚欲争论，偏那诸兄齐声赞同，料知彼众我寡，争亦无益。

勉强同住了数月，见哥嫂等都甚冷淡，不由懊恼道：“我这里长住做什么？我不如自去寻生，死也可，活也可！”遂把秃尾马牵出，腾身上马，负着弓矢，挟着刀剑，顺了斡难河流扬长而去。

到了巴尔图鄂拉，望见草木畅茂，山环水绕，倒也是个幽静的地方。他便下了骑，将秃尾马拴着树旁。探怀取刀，顺手斩除草木，用木作架，披草作瓦，费了一昼夜工夫，竟筑起一间草舍。腰间幸带有干粮，随便充饥。次日出外了望，遥见一只黄鹰，攫着野鹜，任情吞噬。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就拔了几根马尾，结成一条绳子，随手作圈，静悄悄地蹑至黄鹰背后；巧值黄鹰昂起头来，他顺手放绳，把鹰头圈住，牵至手中，捧住黄鹰道：“我子身无依，得了你，好与我做个伙伴，我取些野物养你，你也取些野物养我，可好么？”黄鹰似解他语言，垂首听命。李端察儿遂携鹰归来，见山麓有一狼，含住野物，踉跄奔趋。他就从背后取出短箭，拈弓搭着，飏的一声，将狼射倒。随取了死狼，并由狼吃残的野物，一并挟着，返至草舍。一面用薪煨狼，聊当粮食；一面将狼残野物，蒙给黄鹰。这黄鹰儿恰也驯顺，一蒙数日，竟与李端察儿相依如友。有时飞至野外，搏取食物，即衔给李端察儿。李端察儿欣慰非常，与黄鹰生熟分食。

转瞬间已过残冬。到了春间，野鹜齐来，多被黄鹰搏住，每日可数十翼，吃不胜吃，往往挂在树上，由它干腊。只有时思饮马乳，一时无从置办。李端察儿登高遥望，见山后有一丛民居，差不多有数十家，便徒步前行，径造该处乞奶浆。该处的人民，起初不肯，嗣经李端察儿与他熟商，愿以野物相易，因得邀他应允。自是无日不至该地，只两造名姓，彼此未悉。

适同母兄不衮哈搭吉忆念幼弟，前来寻觅，先至该地探问，居民说有此人，惜未识姓氏住址。不衮哈搭吉尚在盘诘，不期有一伟少年，臂着鹰，跨着马，得得而至。那居民哗然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不衮哈搭吉回首一望，那少年不是别人，便是幼弟李端察儿。当下两人大喜，握手相见，各叙别后情形。不衮哈搭吉劝弟回家，李端察儿先辞后

允，遂与不衮哈搭吉返至草舍，约略收拾，即日起行。自此该地无孛端察儿踪迹。

谁知过了数日，该地有一怀妊妇人正在河中汲水，忽见孛端察儿带了壮士数名，急行而来，妇人阻住道：“你莫非又来吃马奶么？”孛端察儿道：“不是，我邀你到我家去。”妇人道：“邀我去做什么？”正诘问间，不防孛端察儿伸出两手，竟将她抱了过去，那时连忙叫喊，已是不及。小子尝吟成一诗道：

天道非真善者昌，胡儿得志便猖狂；  
强权世界由来久，盗贼居然育帝王！

未知这妇人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本回为全书弁冕，叙述蒙古源流，为有元之所自始。按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，载阿朮果斡（即阿兰郭斡）事，谓其夫亡寡居，夜寝帐中，梦白光自天窗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，惊觉遂有娠。产一子名孛端察儿。《源流》谓梦一伟男与之共寝，久之生三子。《秘史》谓黄白色人，将肚皮摩挲。是姑勿论，惟史家于帝王肇兴，必述其祖宗之瑞应。姜嫄履敏，刘媪梦神，真耶幻耶？未足尽信。本书即人论人，就事叙事，言外寓意，不即不离，至描摹朵奔巴延，暨孛端察儿处，尤觉得一片天真，口吻俱肖。庸庸者多厚福，意者其或然欤！末后一结，兔起鹘落，益令人匪夷所思。



## 第二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

却说李端察儿抱住该妇疾行而归，该地居民，闻有暴客，竞来趋视。不意强人蜂拥到来，各执着明晃晃的刀仗，大声呐喊，动者斩，不动者免死。居民见这情形，都错愕不知所为。有几个眼快脚长，转身逃走，被那强人大步赶上，刀剑齐下，统变作身首两分。大众格外恟惧，只好遵令不动。强人遂把他们一一反剪，复将该民家产牲畜，劫掠殆尽，方带了人物一概回寨。

看官到此，几不辨强徒何来，待小子一一交代。原来李端察儿随兄归去时，途次语兄道：“人身有头，衣裳有领，无头不成人，无领不成衣。”不衮哈搭吉茫然莫辨，待李端察儿念了好几遍，方诘问道：“你念什么咒语？”李端察儿答道：“我说的不是咒语，乃是目前的好计。”不衮哈搭吉续问底细，李端察儿道：“哥哥你到过的地方，虽有一丛百姓，恰无头领管束。若把他子女财产，统去掳来，那时有妻妾，有奴隶，有财宝，岂不是快活一生么！”不衮哈搭吉道：“你说亦是，等回去与弟兄商量。”

李端察儿非常高兴，与阿哥急趋到家，既入门，见了布儿古讷特等人，不但忘却前仇，便提议抢劫的事情。布儿古讷特素性嗜利，连忙称善。顿时兴起家甲，命李端察儿做头哨，不衮哈搭吉及不固撒儿只做二哨，自己与同父弟伯古讷特做后哨，陆续前进。李端察儿趋入该地，先将一孕妇抢劫归来；至不衮哈搭吉兄弟，暨布儿古讷特兄弟扫尽民居返入寨中。检点手下从人，不缺一名，只少了李端察儿。当下问明妻女，方知李端察儿早已驰归，与抱住的妇人入帐取乐去了。

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且暂由他，现在是发落该民要紧。”当下命家役牵入俘虏，问他愿充仆役否。该民被他威吓，统已神疲骨软，只好唯唯听命。布儿古讷特使命放绑，令他散住帐外，静候号令。该民含泪趋出。复将抢来的家产牲畜，安置停当。

是时李端察儿方慢慢地踱将出来，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你好！你好！青天白日，便做那鸳鸯勾当！”李端察儿道：“哥哥等都有嫂子，难道为弟的不能纳妇？”布儿古讷特正思回答，忽见一妇人徐步至前，红颜半晕，绿鬓微松，只腹间稍稍隆起，未免有些困顿情状。布儿古讷特道：“好一个妇人，不愧做我弟妇！”言下便问她名氏，那妇人便喘吁吁地答道：“我叫勃端哈屯，是札儿赤兀人氏。”说着时，已由李端察儿叫她拜见诸兄，妇人勉强行过了礼，即返入后帐。

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你有这个美妇，我等没有，奈何？”李端察儿道：“俘虏中也有几个好妇女，何不叫她入侍？”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不错！”便与兄弟四人，出了帐，拣了几

名美人儿带回侍寝。胡俗妇女，本没有什么名节，况经他威胁势迫，哪里还敢抗拒，只好由他拥抱寻欢。可见世人不能独立，做了他族奴隶，男为人役，女为人妾，是万万不能逃避的！

这且休表。且说李端察儿的妻室，怀孕满月，生下一子，名札只刺歹。旋由李端察儿所产，再生一男，名巴阿里歹。两男生后，那妇人华色已衰，李端察儿又从他处娶了一妇，复把那陪嫁来的女佣据为己妾。后妻生子合必赤，妾生子沾兀列歹，合必赤子名土敦迈宁。土敦迈宁生子甚多，约有八九人。嗣是滋生日蕃，氏族愈众。五传至哈不勒，拓土开疆，威势颇盛，各族推他为蒙古部长，称名哈不勒汗。

是时金邦全盛，并有辽地，复兴兵南下，据三镇，入两河，直捣宋都，掳徽、钦二帝，且追宋高宗至杭州，一意前进，不暇后顾。哈不勒汗乘这机会，拥众称尊，隐隐有雄长朔方的意思。金主晟闻他英名，遣使宣召，命他入朝。哈不勒汗遂带着壮士数名，乘了骏马，趋入金京。谒见毕，金主晟见他状貌魁梧，颇加敬礼。每赐宴，饬臣下殷勤款待。哈不勒汗恐饮食中毒，尝托词沐浴，离席至他处，呕吐食物，乃复入席。因此百觥不醉，八簋无余。金人多豪饮善啖，非常诧异。

一日在殿上筵宴，哈不勒汗连飞数十觥，遂有醉意，不觉酒兴大发，手舞足蹈起来。舞蹈才罢，复大着步直至帝座，捋金主须。那时廷臣都欲来杀哈不勒汗的呼叱声、剑佩声，杂沓一堂。亏得金主度量过人，和颜悦色道：“你且去入席，不要上来！”哈不勒汗方才知过，惶恐谢罪。金主复谕道：“这是小小失仪，不足为罪。”当下赐他帛数端，马数匹，令即返辔。哈不勒汗称谢而出，便扬鞭就道，直回故寨。无如金邦的大臣，统说哈不勒汗怀有歹意，此时不除，必为后患。金主初欲怀柔远人，厚赠遣归，嗣被廷臣怂恿，众口一词，也未免有些怀疑，遂遣将士兼程前进，追还哈不勒汗。哪知哈不勒汗已有戒心，早风驰电掣地回到寨中。待至金使到来，他却抗颜对使道：“你国是堂堂的大国，你主是堂堂的君长，昨日遣我归，今又令我去，出尔反尔，是何道理！这等叫做乱命，我不便依从！”金将见他辞意强横，只好快快而归。



哈不勒汗战金使

不数日，金使又到，适值哈不勒汗出猎未返，他妇翁吉拉特氏率众欢迎，把自居的

新帐，让金使暂住。至哈不勒汗归来，闻着这事，便语他妻室及部众道：“金使到此，定是又来召我，欲除我以绝后患，我与他不能两立，有他无我，有我无他；为今日计，不如将他杀却，先泄我忿！”部众不答，哈不勒汗道：“你等莫非怀有异心么？你若不助我杀金使，我当先杀你等！”言毕，怒发直竖，须眉戟张，部众忙称遵命。哈不勒汗遂一马当先，驰入帐中，手起刀落，把金使砍为两段。金使的侍从，出来抗拒，被部众一同赶上，杀得一个不留。

这消息传达金廷，金主大怒，遣万户胡沙虎率兵往讨。胡沙虎本是个没用的家伙，一入蒙古境内，不谙道里，不知兵法，只是一味地乱撞。那哈不勒汗很是能耐，率部众避伏山中，坚壁不出。胡沙虎往来蒙地，不见一人，日久粮尽，只好勒兵回国。不意出了蒙境，那蒙古却漫山遍野地追来。看官，你想这时的胡沙虎还有心恋战么？当时你逃我窜，被蒙古兵大杀一阵。可怜血流山谷，尸积道途，胡沙虎勒马先逃，还算保全首领。哈不勒汗得此大胜，遂仇视金邦，益发秣马厉兵，专待金兵再到，与他厮杀。会金主晟谢世，从孙亶嗣位，因从叔撻懒专权，与叔父兀朮密谋，诱杀撻懒。撻懒遗族逃往漠北，至哈不勒汗处乞师复仇。哈不勒汗有隙可乘，自然应允。嗣是连寇金边，把西平、河北二十七团寨，陆续攻取。金主亶闻边疆被侵，遂与南宋议和，催归将士，专顾北防。其时金邦的百战能臣，要算皇叔兀朮。自南归国，奉了主命，出征蒙古，满望马到成功，谁知大小数十战，迁移一二年，犹是胜负未分，相持莫决。兀朮恐师老财匮，致蹈胡沙虎覆辙，遂决计议和；把西平、河北二十七团寨，尽行割与，又每岁给他牛羊若干头，米豆若干斛，并册哈不勒为蒙兀国王，方得罢兵修好。这是宋高宗绍兴十七年间的事情。

哈不勒汗生有七子，到年老病危时，偏叫他从弟俺巴该进来，奉承国统，又嘱诸子敬奉从叔，不得违命。诸子一律遵嘱，哈不勒汗才瞑目去世了。

俺巴该嗣立后，国势如旧。会哈不勒汗的妻弟，名叫赛因特斤，偶罹疾病，往邻近塔塔儿部聘一巫者疗治，日久无效，竟至殁世。家众因巫者无灵，将他斩首。塔塔儿人不肯干休，遂兴兵复仇。哈不勒汗七子，闻母族被兵，立率部众往援。两下酣斗起来，哈不勒汗第六子合丹，骁健善战，手持长枪一杆，所向无前。塔塔儿酋木秃儿不及防备，竟被合丹刺于马下，幸部众奋力抢救，方得暂保性命。医治一载，才得痊愈。再发兵进攻，鏖战两次，丝毫不能取胜。到着末的一战，塔塔儿部大败，木秃儿仍死于合丹手下。

塔塔儿人阴图雪愤，阳为乞和，一味甘言重币，来哄这俺巴该。俺巴该信以为真，竟与塔塔儿结亲，愿将爱女嫁与该部嗣酋，自己送女成礼，到了塔塔儿部，不防伏兵四起，将父女一概掳去。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哈合闻俺巴该被抢，忙至塔塔儿部索还，并责他无礼。塔塔儿部不由分说，复将斡勤巴儿哈合拘住，一并送与金邦。

金人正怀宿忿，将俺巴该钉住木驴背上，令他辗转惨毙。俺巴该令从人布勒格赤，告金主道：“你不能以武力获我，徒借他人手下置我死地；又用这般惨刑，我死，我的子侄很多，必来复仇。”金主大怒，把斡勤巴儿哈合亦加死刑。并纵布勒格赤使还，令他归告族众，速即倾国前来，决一雌雄。

布勒格赤归国，会议复仇，立哈不勒第四子忽都刺哈为汗，合寨齐起，攻入金界。

金人杀他不过，高垒固守。忽都刺哈汗屡攻不克，方大掠而归。蒙俗以尚武为本旨，忽都刺哈汗勇武绝伦，力能折人为两截；每食能尽一羊，声大如洪钟。每唱蒙兀歌，隔七岭犹闻彼声，因此嗣位数年，威名益振。他于子侄辈中，独爱也速该，尝谓此儿英武，不亚自己，遂有传统的意思。



也速该父名把儿坛把阿秃儿，系哈不勒汗次子，

也速该的部下日益壮大

忽都刺哈汗仲兄。把儿坛生四男，长名蒙格秃乞颜、次名捏坤太石、三子即也速该、最幼的名答里台斡勒赤斤。也速该少有膂力，善骑射，能弯七石弓，也是个杀人不翻眼的魔星。他平时尝在斡滩河畔游猎，所得禽兽，比他人更为多。到年将弱冠时，想得个美貌妇女作为配偶，无如部落中少有丽姝，所以因循迁延。

一日，又往斡滩河放鹰，遇着一男骑马，一妇乘车，从河曲往来。那妇人生得秋水为眉，芙蓉为骨，映入也速该眼中，确是生平罕见。他即迎上前道：“你等是何方的人民？来此做甚？”那男子道：“我是蔑里吉部人，名叫客赤列都。”也速该复指着妇人道：“这是你何人？”那男子道：“这是我的妻室。”也速该怀着鬼胎，便撒谎道：“我有话与你细说，你且少待，我去去就来。”那男子正要问他缘故，他已三脚两步似飞的去了。

不一刻，遇见也速该率着壮士两人疾奔而来。那男子不觉心慌，忙语妇人道：“他有三人同来，未知吉凶若何？”妇人远远一瞧，也觉得着急起来，便道：“我看那三人的颜色，好生不善，恐要害你性命，你快走去！你若有性命呵，似我这般妇女很多哩，将来再娶一个，就唤做我的名字便是。”说罢，就脱下衣衫，与男子做个纪念。那男子方才接着。也速该三人已到，男子拨马就走。也速该令弟守着妇人，自与仲兄捏坤太石赶上男子，跑过七个山头，那男子已去远了。

也速该偕兄同返，牵住妇人的乘车，令兄先行，饬弟后随。那妇人带哭语道：“我的丈夫向来家居，不曾受着什么惊慌。如今被你等逐走，扒山过岭，何等艰难。你等良心上如何过得去！”也速该笑道：“我的良心是最好的，逐去你的丈夫，再还你的好丈夫！”那妇人越加号啕，几乎把河内的川流，山边的林木都震动了。答里台斡勒赤斤道：“你丈夫岭过得多了，水也渡得多了，你哭呵，他也不回头寻你，就使来寻，也是不得见了。你住声，休要哭！咱们总不亏待你！”妇人方渐渐止啼。

到了帐中，也速该便去禀知忽都刺哈汗。忽都刺哈汗道：“好！好！就给你为妻罢。”那妇人又哭将起来，忽都刺哈汗道：“我是此处国王，他是我的爱侄，将来我死后，他便接我的位置，你给他为妻，岂不是现成的夫人么！”妇人闻着夫人两字，心中

也转悲为喜，眼中的珠泪，立刻停止。当下忽都刺哈汗，令该妇入后帐整妆，安排与也速该成婚。也速该喜不自禁，至与该妇交拜后，挽入洞房，灯下细瞧，比初见时更为美艳。那时迫不及待，便拥该妇同寝。欢会后问妇姓名，方知叫作诃额仑。自此朝欢暮乐，几度春风，竟由诃额仑结下珠胎，生出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来。

忽都刺哈汗因伐金无功，复思往讨塔塔儿部。也速该愿为前锋，当即点齐部众，浩浩荡荡地杀奔塔塔儿部。塔塔儿部恰也预防，闻报也速该到来，忙令帖木真兀格及库鲁不花两头目率众抵御。也速该怒马直前，无人敢当。帖木真出来阻拦，与也速该战了数合，一声吆喝，已被也速该只手擒来。库鲁不花急忙趋救，也速该故意奔还，等到库鲁不花追至马后，他却扭转身来，将手中握定的长枪，刺入库鲁不花的马腹，那马受伤坠地，眼见得库鲁不花也随扑地下。蒙古部众，霎时齐集，将库鲁不花活擒了去。那时塔塔儿部大加恟惧，忙选了两员健将前来抵敌。一个名叫阔湍巴刺合，一个名叫扎里不花，两将颇有智勇，料知也速该艺力过人，不可小觑，便用了坚壁清野的法子，来困也速该。也速该无计可施，愤急得了不得，会后队兵到，又会同进攻，也是没效。俄闻忽都刺哈汗罹疾，只得奏凯班师。

到了迭里温盘陀山，见他阿弟到来向也速该贺喜。也速该道：“出师多日，只拿住敌酋两名，不能报我大仇，有何足贺！”阿弟道：“擒住敌人，已是可喜，还有一桩绝大的喜事，我的嫂子已产下一个麟儿了！”也速该道：“果真么？”小子又有一诗道：

天生英物正堪夸，铁血只凭赤手拿  
古有名言今益信，深山大泽出龙蛇。

欲知也速该得子情形，且由下回交代。

抢掠劫夺，是蒙族惯技，如李端察儿以下，何一不作如是观！唯哈不勒汗粗豪阔达，颇有英雄气象，所以蒙兀得以建国。也速该劫妇怀胎，偏产出一大人物，岂朔方果为王气所钟耶？本回夹叙夹写，斐然成章，而命意则全为成吉思汗蓄势，如看山然，下有要穴，则上必有层峦叠嶂；如观水然，后有洪波，则前必有曲涧重溪。大笔淋漓，不落小家气象。

### 第三回 女丈夫执旗招叛众 小英雄逃难遇救星

却说也速该班师回国，也速该的兄弟及妻室诃额仑，统远道出迎。至迭里温盘陀山前，诃额仑忽然腹痛，料将生产，遂就山脚边暂憩。不多时，即行分娩，产了一个头角峥嵘的婴儿，大众都目为英物。还有一种怪异，这婴孩初出母胎，他右手却握得甚紧，由旁人启视，乃是一握赤血，其色如肝，其坚如石，大家莫识由来，只说他是吉祥预兆。是儿生后，巧值也速该到来。由他阿弟详报，也速该似信非信，忙即过视诃额仑母子。诃额仑虽觉疲倦，犹幸丰姿如旧，及瞧这婴儿形状，果然奇伟异常，双目且炯炯有光。也速该不禁大喜，便道：“我此番出征，第一仗便擒住帖木真，是我生平第一快事。今得此儿，也不妨取名帖木真，留作后来纪念。”大众很是赞成。

当下挈眷同归，省视忽都刺哈汗疾病，已觉危急万分，也速该不觉泪下。忽都刺哈汗执也速该手，凄然道：“我与你要永诀了！国事待你作主，你不要畏缩，也不要莽撞，方好哩！”也速该应允了，复将俘敌及产子情状略略陈明，忽都刺哈汗也觉心慰。也速该暂行退出，忽都刺哈汗即于是夕死了。

丧葬已毕，也速该统辖各族，远近都惮他威武，不敢妨命。因此也速该逍遥自在，闲着时，尝左拥娇妻，右抱雏儿，享这人间幸福。陆续生下三男，一名合撒儿，一名合赤温，一名帖木格。后复生了一女，取名帖木仑。也速该自合撒儿生后，曾别纳一妇，生一男子，名别勒古台，因此也速该共有五儿。

至帖木真九岁时，也速该引他出游，拟往诃额仑母家拣一个好女郎，与帖木真订婚。行至扯克撒儿山及赤忽儿古山间，遇着弘吉剌族人德薛禅，两下攀谈，颇觉投契。也速该便将择妇的意思与他表明。德薛禅道：“我昨夜得了一梦，煞是奇异，莫非应在你的郎君！”也速该问是何梦，德薛禅道：“我梦见一官人，两手擎着日月，飞至我手上立住。”也速该道：“这官人将日月擎来，料是异汝，汝的后福不浅哩。”德薛禅道：“我的后福，要全仗你的郎君。”也速该惊异起来，德薛禅道：“你不要怪我说谎，我梦中所见的官人，状貌与郎君相似。如蒙不弃，我有爱女孛儿帖，愿为郎君妇。他日我家子孙，再生好女，更世世献与你皇帝家，怕不做后妃不成？”说得也速该笑容可掬，便欲至他家内亲视彼女。

当由德薛禅引路导入家中，德薛禅即命爱女出现，娇小年华，已饶丰韵。也速该大喜，即问她年龄，比帖木真只大一岁。当命留下从马作为聘礼。便欲率子告辞，德薛禅苦苦留住，宿了一宵。

翌日，也速该启行，欲挈他爱女同去，德薛禅道：“我只有一二子女，现时不忍分离，闻亲家多福多男，何不将郎君暂留这里，伴我寂寥？亲家若不忍别子，我亦何忍别子哩？”也速该被他一激，便道：“我儿留在你家，亦属何妨！只年轻胆小，事事须要照管哩。”德薛禅道：“你的儿，我的女婿，还要什么客气！”

也速该留下帖木真上马即行，回到扯克撒山附近，见有塔塔儿部人，设帐陈筵，颇觉丰盛。正在瞧着，已有塔塔儿人遮住马头，邀他入席。也速该生性粗豪，且因途中饥渴，遂不管什么好歹，竟下马入宴，酒酣起谢，跨马而去。途次觉隐隐腹痛，还道是偶感风寒，谁知到了帐中，腹中更搅痛得了不得。一连三日，医药无效。不觉猛悟道：“我中毒了！”忙叫族人蒙力克进内，与他说道：“你父察刺哈老人，很是忠诚，你也当似父一般。我儿子帖木真，在弘吉刺家做了女婿，我送子回来，途中被塔塔儿人毒害。你去领回我儿，快去！快快去！”

蒙力克三脚两步地去召帖木真，至帖木真回来，可怜也速该已早登鬼策，只剩遗骸！当下号啕大哭。他母亲诃额仑，本哭个不休，至此转来劝住帖木真。殓葬后，嫠妇孤儿，空帏相吊，好不伤心！各族人且欺她孤寡，多半不去理会；只有蒙力克父子，仍遵也速该遗言，留心照拂。诃额仑以下，很是感激。

是时俺巴该派下，族类蕃滋，自成部落，叫作泰赤乌部。也速该在时，尚服管辖，祭祀一切，彼此皆跻堂称觥，不分畛域。也速该歿后一年，适遇春祭，诃额仑去得落后，就被他屏斥回来，连胙肉亦不给与。诃额仑愤着道：“也速该原是死了，我的儿子怕不长大么？为甚把胙肉一份子也不给我？”这语传到泰赤乌部，俺巴该尚有两个妻妾，竟向着部众道：“诃额仑太不成人！我等祭礼，难道定要请她！自今以后，我族休要睬她母子，看她母子怎生对待！”嗣是与诃额仑母子绝对不和，并且笼络也速该族人，叫他弃此就彼。各族统趋附泰赤乌部，也速该部下，也未免受他羁縻。

时有哈不勒汗子脱朵延，系帖木真叔祖行，向为也速该所信任，至此亦叛归泰赤乌部。帖木真苦留不从，察刺哈老人亦竭力挽留。脱朵延道：“水已干了，石已碎了，我留此做甚？”察刺哈尚揽袂苦劝，恼动了脱朵延，竟取了一柄长枪，向察刺哈乱戳。察刺哈急忙避开，背上已中了一枪，负痛归家，脱朵延率众自去。

帖木真闻察刺哈受伤，忙至彼家探视。察刺哈忍着痛，对帖木真道：“你父去世未久，各亲族多半叛离。我劝脱朵延休去，被他枪伤。我死不足惜，奈你母子孤栖，如何过得下去！”说着，不禁垂泪。

帖木真大哭而出，禀告母亲诃额仑。诃额仑竖起柳眉，睁开凤目，勃然道：“彼等欺我太甚！我老娘虽是妇女，难道真一些儿没用么！”便携着帖木真，出召族众，尚有数十人，勉以忠义，令他追还叛人。

诃额仑亲自上马，手持旄纛一大杆在后压队，并叫从人携了长枪，准备厮杀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脱朵延带去的族众，已被诃额仑追着。诃额仑大呼道：“叛众听者！”脱朵延等闻声转来，见诃额仑面带杀气，妩媚中现出英武形状，不由得惊愕起来，诃额仑遥指脱朵延道：“你是我家的尊长，为什么舍我他去？我先夫也速该不曾薄待你，我母子且要仗你扶持！别人可去，你也这般，如何对我先人于地下！”脱朵延无言可答，只管拨马自走，那族众也思随往。诃额仑愈加性起，叫从人递过了枪，自己加鞭驰上，冲入叛

众队间，横着枪杆，将叛众拦住一半，将军，所谓一夫拚命，万夫莫当者是也，妇女且然，况乎男子汉。喝声道：“休走！老娘来与你拚命！”那叛众不曾见诃额仑有此胆力，还道她藏着不用，此次方出来显技，几吓得面面相觑。诃额仑见他有些疑惧，又略霁怒颜道：“倘你等叔伯子弟们尚有忠心，不愿向我还手，我深是感念你们！你休与脱朵延同一般见识，须知瓦片尚有翻



诃额仑亲上马拦叛众

身日子，你不纪念先夫也速该情谊，也须怜我母子数人，效力数年，待我儿郎们有日长成，或者也与先夫一般武艺，知恩必报，衔仇必复。你叔伯子弟们，试一细想，来去随便！”说罢，令帖木真下马，跪在地上向众哭拜。叛众睹这情状，不由得心软神移，也答拜道：“愿效死力！”于是前行的已经过去，后行的统同随回。

到家后，闻察哈刺老人已死，母子统去吊丧，大哭一场。族众见她推诚置腹，方渐渐有些归心诃额仑。怎奈泰赤乌部聚众日多，仇视诃额仑母子亦日益加甚。诃额仑恐遭毒手，每教她五子协力同心，缓缓儿地复仇雪恨。她尝操作蒙语道：“除影儿外无伴党，除尾子外无鞭子。”两语意义，是譬如影不离形，尾不离身，要她五子不可拆开。因此帖木真兄弟时常忆着，很是和睦，同居数年，内外无事。

一日，兄妹六人同往山中游猎，不料遇着泰赤乌部的伴当，如黄鹰捕雀一般来拿帖木真。别勒古台望见了，连忙将弟妹藏在壑内，自与两兄弯弓射斗。泰赤乌人欺他年幼，哪里放在心上，不防弦声一响，为首的被他射倒，余众望将过去，这放箭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别勒古台。众人都向他摇手，大声叫着：“我不来掳你，只将你哥哥帖木真来！”帖木真闻他指名追索，不禁心慌，忙上马窜去。

泰赤乌人舍了别勒古台等，只望帖木真后追。帖木真逃至帖儿古捏山，钻入丛林，泰赤乌人不敢进蹊，只是四围守着。帖木真一住三日，只寻些果实充饥。当下耐不住饥渴牵马出来，忽听得扑塌一声，马鞍坠地。帖木真自叹道：“这是天父止我，叫我不要前行！”复回去住了三日。又想出来，行了数步，募见一大石挡住去路，又踌躇莫决道：“莫非老天还叫我休出么？”又回去住了三日。实饥渴得了不得，遂硬着心肠道：“去也死，留也死，不如出去！”遂牵马径出，将堵住的大石，用力拨开，徐步下山。猛听得一声胡哨，顿时手忙脚乱，连人带马跌入陷坑，两边垂入铙钩，把他人马扎起，待帖木真张目旁顾，已是身子被缚，左右都是泰赤乌人。

帖木真叹了口气，束手待毙。可巧时当首夏，泰赤乌部依着故例，在斡难河畔筵宴，无暇把帖木真处死，只将他枷住营中，令一弱卒守着。帖木真默想着：“此时不走，

更待何时。”便两手捧着了枷，突至弱卒身前将枷撞去，弱卒不及预防，被他打倒，就脱身逃走。一口气奔了数里，身子疲乏不堪，便在树林内小坐。嗣怕泰赤乌人追至，想了一计，躲在河水内溜道中，只把面目露出暂且休息。正倦寐间，忽有人叫道：“帖木真，你为何蹲在水内？”帖木真觉着，把双眼一擦，启目视之，乃是一个泰赤乌部家人，名叫锁儿罕失刺，不由得失声道：“呵哟！”还是锁儿罕失刺道：“你不要慌！你出来便是。”帖木真方才动身，拖泥带水地走至岸上。锁儿罕失刺愀然道：“看你这童儿，煞是可怜，我不忍将你加害，你快去！自寻你母亲兄弟，若见着别人，休说与我相见！”言讫自去。

帖木真暗想：自己已困惫异常，不能急奔，倘或再遇泰赤乌人，恐没有第二个锁儿罕，不如静悄悄地跟着了他，到他家里，求他设法救我。主见已定，便蹑迹前行。锁儿罕才入家门，帖木真也已赶到。锁儿罕见了帖木真，大惊道：“你为何不听我言，无故到此？”帖木真垂泪道：“我肚已饿极，口已渴极了，马儿又没有了，哪里还能远行！只求你老人家救我！”

锁儿罕尚在迟疑，室内走出了两个少年，便问道：“这就是帖木真么？雀被鸱逐，树儿草儿，尚能把它藏匿，难道我等父子，反不如草木！阿爹须救他为是。”锁儿罕点着了头，忙唤帖木真入内，给他马奶麦饵等物。帖木真饱餐一顿，竭诚拜谢。问了两少年名字，长的名沈白，次的名赤老温帖木真道：“我若有得志的日子，定当报答老丈鸿恩，及两位哥哥的大德。”

言未已，忽又有一少女来前，由锁儿罕命她相见。帖木真见她娇小可人，颇生爱慕，只听锁儿罕道：“这是我的小女儿，叫作合答安，你在此恐人察觉，不如暂匿在羊毛车中，叫我小女看着。如有饥渴事情，可与我女说明。”又转向女子道：“他如要饮食，你可取来给他。”女子遵嘱，导帖木真至羊毛车旁，开了车门，先搬出无数羊毛，方令帖木真入匿，再将羊毛搬入把他掩住。这时天气方暑，帖木真连声呼热。女子恰娇声嘱道：“休叫，休叫！你要保全性命，还须忍耐方好！”帖木真闻言，才不敢出声。

到了夜间，女子取进饮食，将羊毛拨开，俾他充腹，那时彼此问答，很觉投机。帖木真忽叹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女子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帖木真道：“可惜我聘过了妻！”那女子听了，垂着脸道：“你不要乱想！今夜想无人来此，便可卧在羊毛上面，我与你车门开着，小觉凉快。”帖木真应着，看那女子徐步而去；辗转凝思，几难成寐，后勉强情肠，方朦胧睡去。约莫睡了三四个时辰，猛听鸡声报晓，未免吃了一惊，静候了好一刻，忽见那女子踉跄奔来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外面有人来捉你了！快快将羊毛掩住！”小子述此，曾有一诗咏帖木真云：

不经患难不成才，劳饿始邀大任来；  
试忆羊毛车上苦，少年蹉跎莫心灰。

未知帖木真果被捉住否，且至下回说明。

是回为寡妇孤儿合传，见得孤寡之伦，易受人欺，可为世态炎凉，作一榜

样。惟寡妇孤儿之卒被人欺者，虽由人情之叵测，亦缘一己之庸愚。试看诃额仑之临危思奋，居然截住逃亡；帖木真之情急智生，到底得离险滩。人贵自立，如寻常儿女之哭泣穷途，自经沟渎而莫之知者，果何补耶！读此应为一叹，复为之一奋。

## 第四回 追失马幸遇良朋 喜乘龙送归佳耦

却说帖木真匿身羊毛车内，被那女子一吓，险些儿魂胆飞扬，忙向女子道：“好妹子！你与我羊毛盖住，休被歹人看见，我心内一慌，连手足都麻木不仁了。”女子闻言，急将羊毛乱扯，扯出了一大堆，叫帖木真钻入车后，外面即将羊毛堵住，复将车门关好，跑着腿走了。女子方去，外面已有人进来，大声道：“莫非藏在车内？快待我一搜！”话才毕，车门已被他开着，窸窣窣窣的掀这羊毛。帖木真缩做一团，屏着气息，不敢少动，只听着锁儿罕道：“似这般热天气，羊毛内如何藏人！热也要热死的了。”

语后片刻，方闻得大众散去。帖木真默念道：“谢天谢地谢菩萨！”念了好几遍，又闻有人唤他出来，声音确肖那女子，才敢拨开羊毛，下车出见。锁儿罕也踱入道：“好险吓！不知谁人漏着消息，说你躲住我家，来了好几个人，到处搜索，险些儿把我的父子性命，也收拾在你手里！幸亏天神保佑，瞒过一时。看你不便常住我家，早些儿去寻你母亲兄弟去！”又叫他次子入内，嘱道：“马房内有一只没鞍的骡子，你去牵来，送他骑坐，可以代步。”复命那女儿道：“厨下有煮熟的肥羔儿，并马奶一盂，你去盛在一皮筒内，给他路上饮食。”两人遵命而出，不一时，陆续取到。锁儿罕又命长子取弓一张，箭两支，交给帖木真道：“这是你防身的要械，你与那皮筒内的食物，统负在肩上，就此去罢！”帖木真扑身便拜，锁儿罕道：“你不必多礼，我看你少年智勇，将来定是过人，所以冒险救你。你不要富贵忘我！”帖木真跪着道：“你是我重生的父母，有日出头，必当报德，如或负心，皇天不佑！”说罢，复拜了数拜。锁儿罕把他扶起，他对着赤老温弟兄屈膝行礼。起身后，复向女子合答安也一屈膝，并说道：“你为我提心吊胆，愁暖防饥，我终身不敢忘你！”女子连忙避开，当由帖木真偷眼瞧着，桃腮晕采，柳眼含娇，不由得恋恋不舍。还是锁儿罕催他速行，才负了弓箭等物，一步一步地挨出了门，跨上骡子，加鞭而去。

行了数步，尚勒马回头，望那锁儿罕家门。见那少女也是倚门望着，硬着头皮与她遥别。顺了斡难河流，飞驰疾奔，途中幸没遇着歹人。经过别帖儿山，行到豁儿出恢山，只听有人拍手道：“哥哥来了！”停鞭四望，遥见山南有一簇行人，不是别个，就是他母亲兄弟。当即下了骡子，相见时，各叙前情，母子相抱大哭。合撒儿劝阻道：“我等记念哥哥，日日来此探望，今日幸得相见，喜欢得了不得，如何哭将起来！”母子闻言，才止住了哭声。

数人相偕归来，至不儿罕山前，有一座古连勒古岭，内有桑沽儿河，又有个青海